

马家井的秋天

马加强(微山)

晴空如洗,秋风送爽,终于又踏上了去往泗水马家井的路。

我们前一夜便到了村里。夜色中的马家井朦朦胧胧,耳畔时而传来树叶的沙沙声,时而响起秋虫的唧唧。循着隐约的果香漫步在影影绰绰的乡间小路上,乘着清凉的秋意徜徉于欢声笑语的农家院落,不知不觉,便在这片静谧中沉沉睡去。

次日清晨,洪亮的鸡鸣迎来了马家井的第一缕晨光。那明媚的光影在窗棂上婆婆,忽左忽右,一会儿将人的思绪拉得绵长,一会儿又收得极窄。它是那样松弛,在乡村缓慢的节奏里自在流转,最终竟幻化成了袅袅炊烟,催我快些起床。

站在家门口眺望,远山连绵起伏,在晨光中忽明忽暗,宛如一行行错落的诗。目光随山势游走,仿佛跟着无形的画笔在勾勒,不知不觉就画出了马家井的轮廓。回过神来,仰头望去,云朵洁白无瑕,轻飘飘地嵌在湛蓝的天幕上,像别在马家井发间的一朵朵饰物,煞是好看。

信步于泥土气息浓郁的村间小路,两旁树木葱茏,硕果累累。从村路走到田埂,玉米秆在秋阳下轻轻左摇右摆,不时让饱满的玉米粒从眼前一晃而过。阳光下的颗粒金灿灿的,如金子般闪亮,怎能不惹人喜爱?玉米秆这边刚挥挥手,对面的果树便立刻回应,它们从茂密的叶片间挤出来,色泽鲜润,香气四溢。和蔼的桃园大娘说,这都是些独特品种的桃与梨,承载着马家井秋天全部的喜悦。

久居县城,终日浸泡在俗世的纷扰里,仿佛早已丧失了感知四季的能力。而此刻,我忽然真切地触碰到了秋的喜悦,仿佛在马家井的秋天里,自己也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收获。情感被秋风慰藉,生命被秋色渲染,如此简单,又如此美妙。

揣着马家井的秋天前行,心头是沉甸甸的,脚步却格外轻盈。行至村头,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抓住了我的目光。它们无比光滑,光滑得寻不见一丝棱角,甚至能照出人影。我坐在石上,一手轻轻抚摸石面,感受那些不见踪影的风吹雨打,不禁自问:我这一身的棱角,何时才能被岁月磨平?

正沉思间,同坐石上的秋天忽地发出一声轻叹——几枚秋叶悄然落在肩头,肩头顿时有了了一份嘱托的重量,让人忍不住回望来路……

马家井的村头,就有一条通达的大路。路上车辆飞驰,车窗里光影流转。我回到原点,将马家井的秋天在心底细细排列好,刹那间,仿佛托举起了童年那叶小小的帆。

等待

张玉环(兖州)

不是所有鸟儿,都能翱翔蓝天
不是所有鱼儿,都能抵达海洋
一切不可预知,一切又存在无限可能
等待,耐心地等待
等到找准了方向
等到攒足了力量

出发吧,就是现在
擦亮自信的眼
放开勇敢的脚步
向着温暖的太阳
向着温柔的月亮
前进,向着那个梦想招手的远方前进
让远方就在眼前,不再遥不可及
给生命加几分精彩的样子

秋天的荷塘

朱存虎(邹城)

昨日一场秋雨,自午时落至深夜。今晨跑步,途经唐王河,见大片秋荷已被夜雨无情摧折。

记得初夏来时,我曾有幸遇见第一朵初绽的荷花,粉嫩娇羞——那天是5月29日。之后便是荷叶田田,如碧波涌动;荷花点点,似含羞的少女。蜻蜓穿行花间,蛙声隐约传来,一派生机勃勃。而今,荷叶虽仍浓郁,却已透出倦意,有的边缘卷曲,有的破洞斑斑,如被岁月啃噬的旗帜,亦如人行至中年。而那粉色荷花,更是寥落得令人疼惜。

一只水鸟突然掠过水面,惊起一圈涟漪,又很快复归平静。这股景致,残败之中自藏一份别样风华。她不喧哗,不争夺,只静静立于光阴之中,任风雨剥蚀。因她明白,繁华终会落幕,而生命,自有其深沉的韵律。

或许,世间的某些无情,本就是为了更深的成全;某些凋零,是为了更久远的生长。荷塘虽残,根却深埋淤泥,静待来年春风召唤。待夏雨重临,自会破水而出,再写生机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总渴望繁花似锦,却常畏惧风雨来临。可哪一次成长,不经由破碎与重建?哪一回坚强,不是穿越荒芜与沉默?昨天的风雨洗净了荷塘,又何尝不是涤荡了观荷人的心。

我愿与此塘同立,不悲不怨,静待秋风,等候寒冬,等候那漫天风雪……

闲来观鱼谈垂钓

尚振江(鱼台)

我虽不耐久坐,却极爱看人垂钓。

每逢闲暇,沿河散步,见绿荫下有执竿者,便会饶有兴致地凑上前去。先观其面色,再瞥一眼身旁的鱼篓。

看得多了,我便对这些垂钓者生出了由衷的敬佩。这份苦,他们是真吃得。一旦钓瘾上来,便不论五冬六夏,无畏风霜雨雪。夜深了,便打起灯,那目光如铁被磁石吸住,紧紧盯着浮漂。若见浮子猛地一沉,被死死拽入水中,我的心便被随之提起。可那钓者,偏偏沉得住气。他不急不忙,只将钓竿微微侧引,牵着那上钩的鱼在水里来回“遛弯”。待几个回合下来,鱼儿力竭,不再挣扎,他才缓缓收线,直至岸边,用抄网轻轻一舀——大功方始告成。

我曾好奇询问:“既已咬钩,为何不立刻提上来?”钓者莞尔: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那鱼初上钩时,劲儿头正猛,死拉硬拽,线断鱼跑,才是枉然。”我听罢,深觉有理。正所谓“行行出状元”,这垂钓之中,果然大有学问。

由这水边的闲趣,常会想到古往今来的钓者。前有胡令能笔下天真烂漫的稚子,后有柳宗元诗中那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高蓑笠翁。最传奇的,莫过于渭水之滨的姜太公。他于冰天雪地中直钩垂钓,钓的并非游鱼,而是等待贤君。这“愿者上钩”的智慧,终助武王开创周朝八百年基业,自己也封侯立国,成就了垂钓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笔,令后世所有钓者,谈起时都与有荣焉。

秋观孟子湖

周桂龙(邹城)

晨曦破雾染山悠,晚虹游江映客舟。
清露拂身消世虑,流年逐水度春秋。
半生辗转身如寄,几度悲欢梦未休。
且把余怀融酒盏,笑看云起复云收。

兰阿姨

田秀华(任城)

兰阿姨是女儿为我请的钟点工,广西人,四十岁出头。

起初女儿提出请人帮忙时,我是反对的。一来舍不得花钱,二来对家政人员总有些放心不下。没想到女儿悄悄安排好了一切。

第一天开工,敲门声轻而克制。开门迎见一双笑眼,口罩上方漾着温暖的弧度。她身穿洗得发白的旧蓝衫,中等个子。轻声问好后,接过拖鞋却执意在门外换好,又将鞋子整齐摆正才进屋。洗手时打了两次肥皂,换上干净口罩,系上围裙,进了厨房——几个动作下来,让我这个有些洁癖的人顿时安心。

十一点半,厨房门开。四菜一汤齐齐摆在桌上:两荤两素,红浓翠嫩,香气扑鼻。她转身回去刷锅擦台,拖地涮拖把,最后摘下围裙洗手——三小时的工作圆满完成。临走时还顺手带走了垃圾。这一套流程让我顿生好感,忙问女儿从哪里请来这样好的阿姨。

自此,兰阿姨日日准时到来。她会顺手捎上我们的快递,搭配的菜肴比我自己安排的更营养可口。多余的菜她细心分装冷冻,缺了什么调料也会提前告知。见到剩菜总要急切询问是否不合口味,听说只是量做多了才释然笑道:“我就喜欢你们把我做的菜都吃完,这样我才踏实。”

偶有空闲,她也不肯歇着。冰箱后背的夹缝、门后的角落都被擦得锃亮,得空连客厅、厕所也会一并打扫。聊起家常总是分享家务心得,从不打听隐私。逗宝宝时永远保持一米距离,极有分寸。

她每天服务六个家庭,从早六点半忙到晚八点。电动车穿梭在多个社区之间,每家门隔不超过十分钟车程。最老的主顾已合作十五年,处成了朋友,过年常相约团聚。遇到客户需要,她熬夜加班也不会推辞。

相处大半年后,因女儿工作变动需搬往浦东。再后来,我们也试过几位家政,却未遇到称心如意的。都说好阿姨不“流通”,确实,谁遇到这样的帮手舍得放手呢?

与兰阿姨分别,已一年有余了。闲坐时,我常会想起她。口罩遮蔽了她的容貌,我始终记不真切;可奇怪的是,离别愈久,她那口罩之上的眉眼,连同整个人的神采,在我的记忆里竟愈发清晰、明亮起来。

秋天的枯藤

代新萍(任城)

老运河边,伫立着一株遒劲的枯藤。

夏日里,它曾一身葱郁。它坦然蔓延,覆盖河岸高墙整整一面——在灰秃秃的砖石间,撑起一片清凉。

这藤蔓并非人工栽植,而是天生地长。它也开花,虽不多,却星星点点藏于阔叶之间,灵动摇曳。绿意最浓时,有人以它为景,留下精彩瞬间;亦有年轻人坐在其下长椅上,细语低喃。它见证过温柔,也自成风景。

当万木凋零,我再次站到它的面前,它已褪尽青翠。它裸露着躯体,像一个被遗忘的生命,在寂静中完成它孤独的远征。褐色的藤皮上斑斑遍布,风雨蚀刻出纵横的皱纹,每一道都是岁月的注脚。可在每一个枝节转弯处,却仍可见它倔强的痕迹——那是生存的执念,亦是成长的碑文。

我曾渴望远行,去看雪山上的格桑花,感受高原神圣的气息;也向往在江南的暮色里采一束花,让清香伴读入梦。还有那么多遥远的美景,等在梦中。

可站在这一株无人问津的枯藤前,我突然安静下来。内心涌起一种久违的亲近——仿佛冥冥中有谁引我至此,让我与它对视,在萧条中读懂生命的深沉。